

## 新詩獎

###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董柏廷

張繼琳認為此屆閱稿經驗較往年好，整體程度在水準之上，「有幾篇讓本來躺著看的我，忍不住坐起來好好閱讀，可惜最後焦點模糊，不夠集中，缺乏畫龍點睛之效。」同組的曾琮琇認同張繼琳所言，「沒有很驚豔的作品，儘管仍有具實驗性的作品，卻沒達到某種藝術性。」她坦言篩選作品時首重「創造力」，「題材要是以前沒有看過的、實驗性較強的詩作，才會被挑進複選。」

隱匿表示，從過去到現在的評審經驗，都是一個訓練自己放下偏見的過程，「以往必須把『我執』放掉，但今年卻意外出現我不放下的偏見，也可以私心喜歡的詩——同時有思辨、哲理、愛情觀，且與一般觀念不同，思考到很深的地方，將不容易表達的事情呈現出來，又不流於說理，實驗與辯論兼具，是我想要寫出來的作品，卻先被寫走了。」她探究作品的同時，也間接表達自己選詩標準，「有許多詩作雖然並沒那麼成熟，但依然有有趣的部分，及讓我無法割捨的亮點，還是願意將它選入複審。」吳岱穎接續提出觀察，「文學獎初審能看到各式各樣的題材，尤其近年社會的變動不斷刺激創作者書寫新主題，帶出新詩創作的不同面向，這次有選到婚姻平權、家暴題材，亦有借此喻彼，透過不同身分，如搬家工人、運動員等，進行隱喻。」他也提出一點特別的發現，「新詩不免俗談愛情者為多，此次最突出的作品也是關於愛的辯證，而大部分作品還是以個人的人生苦悶為多，這也呼應這個時代的某種生活共相。」接著指出自己的評審標準，「題材特別者，固然會想留下，但最終仍要回歸如何處理題材上來判別，『手法』是讓題材繁衍成詩的過程，也同時是評審標準的要項。」

大部分創作者對詩句構成都憑直覺書寫，不太清楚自己正在做什麼，我認為應該要用聯想力拓展詩句，不斷向外輻射；另外還有一個過程是如林婉瑜會說的，『詩必須是減法。』詩句要能夠成行，必須刪減，不能散亂，讓系統建立起來，兩者是互相拉扯的，將意念拉出去的同時，也要大刀闊斧刪除，並且精雕細琢。」他更發現，「許多創作者很想要表達某種概念，但很多時候會用論述辯證，概念一旦出現，就會流於說理與說教；另外一種，則是意象派，把美麗的字詞堆疊起來，處理到後面卻失焦。我期待能看到著重鍛造語言質地的作品——詩，必有其質地，也必須要有其質地。」

凌性傑發現，歷來文學獎參賽作品都與社會脈動連結，「回應時事的部分很多，前幾年有學運、反拆遷、反課綱，今年則有林奕含、齊柏林等，寫親情的好像變少了，也有少部分關於難民營、戰爭的描寫，但感覺得出來只是看了電視或網路的資料，並沒有真正進入現場，因而詩作感染力不夠。」剛從印尼回台的葉寬寬表示，「前陣子我一個偏遠山區，過著原汁原味的原始生活，心靈尚處在這樣的狀態下，因此看到過度包裝的作品就會先拋掉，我更喜歡具有生活感的詩作，希望作品能更靠近心靈本質。這次讀到的稿件還是有很多像分行散文，像是摻了水的油漆或牛奶，我覺得還不如就讓那些句子好好變成一篇文章，或許可以更能傳達你想要表達的東西；也有一些詩添加了很多詞彙，可能對某些創作者來說是藝術性，但我看到的只是流於表象。」另外，她也看重詩的音樂性，「所謂音樂性應該是來自心靈深處的暗流，順著那道流走，會帶領讀者到達某個地方，但若僅只是押韻或疊句，反而會像卡在一條河裡無法前進。珍貴的詩作不在於得獎與否，或者是否追隨潮流，而是必須從個人的生命經驗中走出來的。」

## 新詩獎

###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唐捐表示：「以前寫詩總覺得前頭很多高僧，要以他們為效法對象。」甚至有一陣子參加文學獎，也會揣摩評審常客的品味。然而，現在的寫作者們已經通過那種「揣摩上意」的寫法，「在這些詩參賽作品中，看到各自表現的聲調，有的唱聲樂，有的是通俗聲音，但可以為基層代言，或是帶出年輕人的聲音，這種多樣性是這次閱讀經驗中最令人期待、最有收穫的部分。」他也感覺，林榮三文學獎歷來積累出的風格，跟過去時報文學獎或聯合報文學獎的風格不同。「也許是因為評審口味的差異？」

顏艾琳認為，此次參賽作品大約分兩種，一種是敘事，另一種是抒情之作，「敘事的這一派，長句很多。很多作品能否進入決賽，關乎文字藝術性的掌握，因為敘事的緣故，有太多詩寫得太清楚了，有太多情感在初讀時就曝光，沒有餘味。」詩應該要節制，「透過技巧把意象空間撐大。有時，一些具有意象的句子又只停留在抒情的表面，整首詩讀完，仍無法完整表達出意識型態。」她認為，「一首詩永遠都是人跟世界磁場的共鳴，如何切入，就是詩人如何看待世界的呈現。」

鯨向海認為，這次印象比較深的作品，「是出現較多底層關懷，不約而同將時代的重擔縮影於一些無名小人物的困境身上，從卑微的視野仰望堅韌的心靈：夜工，搬家工，應徵清潔工的棒球投手，求醫的扭傷者，孤獨的驗孕者（以及求孕者的猜想），失語症患者（以及巴別塔墜落者），獨居者，

午夜轉運者，降神者，哀悼百日者，金繼修復者，蝴蝶斑患者，小徑偷情者，揮舞旗幟的同志，中年人的家庭危機囁語，幻想下水道怪物（或海怪）之攀附，脫隊野雁之迷失，（小）蟻群般的寂寞，滾遞自童年的球之省思……」

他認為，「文學獎的詩首先還是必須寫出差別性、獨創性。無論和大多數來稿的手法類似，和以前得獎的作品技巧類似，和名家的風格類似，都會陷入一種『又來了』的窘境。」巧奪天工的妙句與音樂感往往令人讚歎，卻可能獨句難撐，「如果沒有相對可靠的結構整體來呼應。直白的口語大膽可畏，可以因為在詭妙的布局與魔幻的氛圍裡打動人心。」他說：「有些人刻意用複雜意象與不自然的長句來營造一種『我很會寫喔』的聲勢，效果卻可能適得其反。以宏偉典故為題，以時事新聞為引，以正義凜然的感慨為號召為訴求……當然是好，不過那種貌似輕巧自然無企圖，掩映意旨於縮小規模之詩，細思背後隱喻深藏的大境界，也能使人肅然震撼。」他說自己依然永遠期待著一些「反體制」的詩，「所謂評審，很不幸的就是體制的建構者，如果有強烈的風格反抗對峙，足以引來糾結與掙扎……革命或許就開始了。」

## 新詩獎

##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 詩是一種放棄的藝術

時間：二〇一七年十月五日下午二時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陳義芝、焦桐、零雨、羅任玲、蘇紹連（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五九一件來稿。由吳岱穎、凌性傑、張繼琳、曾琮琬、葉寬寬、隱匿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八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唐捐、顏艾琳、鯨向海選出十六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陳義芝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蘇紹連：這次較不似過往看到「大題材」的參賽作品，也可能在初、複審已被淘汰。本屆作品主題以個人抒情居多，再和身體情欲或成長經驗結合。因為行數的五十行上限，有人試著以敘事呈現詩

的架構，或使句式的結構重複。我挑選作品首先注重語言，希望不要太雜亂，缺乏層次感，也不要太生澀，最好帶有溫潤感。語言可以混雜文言或白話，但不宜太過。我喜歡選出題材和寫法都帶有新意的詩，最好能在詩裡使兩個議題並列，而不只書寫單一題意。若只能有一種題意，則觀察它是否曲折變化、具開放性與可讀性。若還能架構寬宏，就更好了。

焦桐：今年讀這一批作品時，腦中特別浮現「準確性」的要求，也就是能把最準確的字詞，放在最恰當的位置。這次有好幾篇，堆砌形容詞和副詞的狀況非常嚴重，有時候又喜歡花枝招展，或使用很炫的技巧，卻沒能往中心意象發展，那種修辭的手段是有問題的。詩要能兼顧意象、形式、布局、音樂性，才會有詩味——當然也有一些好作品，但整體來說，今年的作品是詩味較為欠缺的。

零雨：讀詩時，第一遍我會讀作者想表達什麼；第二遍，則讀文字、文句，甚至空行、邏輯、結構，看他語言的準備，是不是能回應他想要表達的東西。有人說「詩到語言為止」，亦即，詩的語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流的詩的寫作是沒有技巧的，但文學獎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寫作，因此我格外注重基本功夫，視其語言是否能準確地傳達出來，這次有多篇作品都無法做到這點，甚至還有錯字。最後我決定名次的排列時，取決於該詩的含金量。一如古人說「象外之象」，希望讀出其境界和價值。我所選擇的，會希望一首詩能有兩個焦點的表達，畢竟詩不是平鋪直敘把散文打散而已，如此，詩才會更有深度與厚度。

羅任玲：我感覺此次題材多元，有此詩寫出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平易近人。我心中前三名的



作品，也都是語言樸素但能蘊藏深意的。事實上，一首好詩並非等同修辭花枝招展，愈樸素簡潔的詩，愈能讀出作者內含的功力。此次許多詩，意象都過於蕪雜，其筆法的凌亂也絕不是所謂的創新；有想像空間不等於意義不明，有些詩甚至讀了好幾遍都還無法理解作者想要表達什麼。寫到三十五行或五十行的詩，無論感情、思維、意象，都應更注重節制感——長詩，尤其是一種放棄的藝術。不必因為是長詩，就得把所有意象都塞進來。長詩也必須有其內在秩序和邏輯。如果詩的段落，可以被讀者任意調換，那結構的意義在哪裡？有些詩似乎力求標新立異，但拆解之後卻內涵薄弱，這在現代詩寫作上，是由來已久的現象，不曉得是不是跟網路時代或社群媒體的發達有關？

陳義芝：在思維跟價值都多樣化的時代，我喜歡參與文學獎評審，因為可以看到跟自己思維相異的東西。這一次進入決審的作品雖然也有相對較弱的，但好的作品還是很優秀。所謂好作品，「感覺結構」都要非常統合與完整。一如我們看待一個人的美，不太單單因為五官的哪一處特出，就覺得美。一首詩也是整個美感的領受。語言、主題、意象等各個要素都得搭配起來。詩最突出的表現是語言，語言是爲了塑造意象，意象是爲了使情境鮮活，情境是爲了表達意涵。的確，詩最基本的缺失可以從語言看出來，因為語言是先頭部隊。語言的蕪雜可能也是這個時代的特色吧，因為想要表達的東西很多。此外，也有少數作品是制式概念化的思想表達，那當然也不是詩所追求的境界。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四篇，結果爲：

#### 四票作品

〈投手之丘〉（焦桐、零雨、羅任玲、蘇紹連）

### 二票作品

〈與蒂蒂復健一日〉（陳義芝、焦桐、蘇紹連）

### 一票作品

〈雨中走路〉（陳義芝、蘇紹連）

〈搬家工人〉（羅任玲、蘇紹連）

〈小蟻〉（陳義芝、焦桐）

〈當我們談及時間〉（焦桐、羅任玲）

### 一票作品

〈眾聲絮語〉（零雨）

〈早餐桌巾〉（零雨）

〈家〉（陳義芝）

〈語言〉（零雨）

〈百日〉（羅任玲）

### ○票作品

〈總和〉、〈關於對你的猜想〉、〈小徑〉、〈兩種以外〉、〈愛的屋簷下〉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 一票作品

### 〈衆聲絮語〉

零雨：這一篇的敘述很完整，作者懂得分段，了解結構，比喻精準。每一段所用的編號都是模擬圖書館圖書編號。001從宇宙初啓寫起，把文字帶來文化、島嶼和大陸的關係、蟲蛻變為蝴蝶的過程結合。851486用島來譬喻有些文字像島一樣存在，855則寫到大陸，857講的是次大陸，觸及跟大陸分離後的文化意義。到1999又跟最前面的001呼應，那就是他自身對文化跟閱讀的想像，最後三行則寫出文字做為他立身處世，安頓身心的總結。全詩寫及文字跟文化的關係，層次分明。我感覺，年輕一代非常缺乏像這樣思考綿密的詩的寫作者。

蘇紹連：全詩分成兩個層次在進行：一是蝶在吃食花草的聲音，一是文字紙張的聲音，兩者互相有比喻的關係。從蟲變為蝶的過程，寫文字發展的次序，001該段，有一些疊字用得太過了一點，雖然整首詩音樂感和節奏都具備，畫面也很繽紛。

羅任玲：此詩把圖書館跟大自然互喻，把讀者變成挑食的蝴蝶幼蟲，想像力是豐富的，氛圍是奇幻而迷人的，可惜結構上雖然有邏輯，但語言不夠好，流於囉唆，意象也過於蕪雜，部分句式稍嫌冗長。此外，五段之中，重複的部分很多，應該再經過刪節與整理。

陳義芝：此詩有一點小巧思。「中文圖書分類」分一百大類跟一千小類，作者的小標題使用了一千小類，依此暗示指引，從001跳到851.486，又從855跳到999，必定要能給出一個可依附的理解的面向。001是總類：古籍手稿，珍貴繕本。851.486是詩集，855是散文隨筆，857是長篇小說，999是民俗藝術、業餘遊玩，以此為前提來讀，確實也都可以有所照應，比如「各色美麗的修辭」暗喻詩集，「帶著哲學家的思索」代表散文，「在很久很久以前」表示小說，解讀通了之後，雖語言也有靈動處，但感動力不大。若「眾聲絮語」是連聲不斷地在那邊講話，作者到底要給讀者什麼啟示呢？卻無所得。

### 〈早餐桌巾〉

零雨：這一篇乍讀真是讀不懂。後來發現作者是向捷克攝影家Josef Koudelka (1938-) 致敬。上網查過攝影家作品後，就能讀懂了，這有點像中國有些古詩必須先了解其典故。Josef Koudelka今年在柏林有一個名為「入侵／流亡者／牆」(Invasion/Exiles/Wall) 的大展，此詩應是對應那個展覽的作品寫成。「早餐桌巾」的地點，即Josef拍下的法國賞櫻勝地Parc de Sceaux，由一張在公園野餐的桌巾開始聯想，當各種國際頭條新聞干擾早餐，透過「涼蓆」和「絲網」的意象步入攝影師的內心。第三節所寫的「旅人，你為何戴著手錶」即Josef曾拍下蘇聯入侵布拉格街頭時，一支手錶映襯街頭的名作，其後又接回Parc de Sceaux那隻雪地上的黑犬，與整首詩的重點：作者對攝影師的詮釋。末段「……我想我已經愛上你」是對攝影師的作品告白。文字雖然稍差一些，但結尾不錯，寫出了這位



攝影師對作者帶來的影響。

羅任玲：我並不排斥這樣的寫作方法，但我最大的疑問是：如果把詩末所附那張拍攝於Parc de Sceaux的照片拿掉，這首詩還能成爲一首詩嗎？此詩有些意象是不錯的，但語言有很大的問題，並且敘述過度跳躍、斷裂。一個負責的作者不該把很多典故放進詩裡，再要求讀者自行去理解，這樣會製造出太大的隔閡。

陳義芝：初讀此詩，想起陳雋弘的〈面對〉。原以爲那些頭條新聞，來自野餐時鋪著的報紙，但再往下讀，就愈來愈失焦了。是不是一首詩需要如此大動干戈？我略有懷疑。

### 〈家〉

陳義芝：首句「我夢見了簇生的垂蔭」，是一個比較異常的景象，而「家」是庇蔭，因此得知作者的主題。「我看見許多的身軀掛懸其間」，因爲當「現實裡的驟風」襲來，與命運搏鬥，人彷彿懸絲傀儡。而第二節用比較驚奇的感官意象帶出家的生氣，第三節講出垂蔭之家的根系，有所承接與發展，也因此明白，每一個生命都有「生養我的群樹」。詩後頭出現一張沒有臉譜的「惘惘不平」的臉，或是「未能順利開結的花與果」，彷彿在說人的遭遇都是命運的安排，在命運之中，人似風箏，有時緊張，有時放鬆。作者可說在本質面上呈現出人生。

零雨：這一篇的語言比較華麗，是其優點也是其缺點。但風格連貫，邏輯無誤，稍嫌四平八穩。

### 〈語言〉

零雨：此詩每一段都寫一種礦石，而每一種礦石都代表一種種族或語系，結束稍微快了一點，是其缺點。整體語言很乾淨，訴求也很簡單。

陳義芝：起筆構思還滿吸引人，從巴別塔墜落帶出人世間的狀況，而若要將高嶺石、白雲母、蒙脫石都攪拌一起，也唯有「戰爭的烤爐」。確實結尾快了一點，因而就顯得淺了一點，沒能帶出更深層更渾厚的東西。

焦桐：用四種礦物論述語言，但是邏輯滿牽強的，最後一節是蛇足。與其只提四種礦石，產生掛一漏萬的憂慮，倒不如從倒數第三節那邊再進行發展，效果會更好。

羅任玲：讀此詩時，查了很多地質學和語言學的資料，但真的把詩拆解了之後，卻沒有讀到特別新鮮的東西。

蘇紹連：作者把語言比喻成礦石，末段似乎暗示：如果語言融合了，愛就不需要翻譯，其實語言應該要維持本身的特色——融合或許是需要的，但保護母語也很重要。

### 〈百日〉

羅任玲：相較於其他意象蕪雜、布局凌亂的作品，此詩語法簡潔，意象精準，結構完整，沒有糾纏不清的詞藻，乾淨地呈現出微電影般的詩意空間。詩應該不只是給出靜態的畫面，最好還能有一種流動的狀態，讓讀者可以參與其中。作者把一個小房間變成一片海，床是唯一的島，其高明之處，是沒有使用太多背景知識，讓讀者可以透過單純的感受去跟詩融合。尤其最後三行是乾淨又深情的寫



法。

焦桐：這是稍稍有點晦澀的詩，乍看像是悼亡詩，分明又在講生態環保。可惜作者沒能好好把兩者融合。

陳義芝：我也感覺讀到生態警訊，但沒有讀到詩的情境，亦即對詩中所寫的空間有點無法理解。倘若詩中的空間是在屋子裡，「信天翁在高空遊蕩」該如何解釋？如果全詩是對一個人走了百日之後的悼念，為什麼後頭又有很明顯的環境破壞的描寫？以及，「我」是何許人也？

蘇紹連：「我」是破壞環境、製造垃圾的人。倒數第二節似乎在暗示「我」會崩解，會跟著一起走，因此，是對被破壞的環境的悼念。

零雨：我喜歡整首詩最後面的深度，但通篇稍嫌扁平了一些。

## 一票作品

### 〈雨中走路〉

蘇紹連：這首詩分別寫聽覺與視覺，兩者有其界線，又因感受差異，所以會模糊消解，互相滲透。詩中共有兩個人，在下雨天，一個搭車，一個走路，一開始搭車者用視覺觀察世界，而走路的「我」主要聽各種聲音，其後有了交換。聽覺和視覺交錯，卻無交集，是此詩很大的優點。最後回歸到詩題的「雨」，透過「雨」，把人與景都包括其中。

陳義芝：「雨中走路」的景很新鮮；開頭兩行短句，語言不俗套。全詩思考人與我的關係，個別的感覺到底是隔閡的，還是可以交會的？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真是不相干嗎？在遼天闊地的雨中，人就像雨點，融合在一起。這也使我想起一九三〇、四〇年代，假設抒情詩以徐志摩爲代表，比較知性的馮至，常藉由十四行，在大自然中思考人倫的關係，這首詩也類似。所以此詩有很多問句，但讀起來不累，還能有往前推進的層次。

焦桐：我稱這首詩爲無聊詩或囋語詩，non-sense poem，用重複、百無聊賴的詞語，訴說雨中走路，帶著文字遊戲的本質，這應是我比較欣賞的，但作者營造出來的效果並不好。

零雨：我喜歡有挑戰性，或具有空白、想像的詩，第一次看就太明白的詩，比較沒精神好好考慮它。的確，這首詩的文字沒有問題，簡單又乾淨，但最大的問題在於作者一邊寫還一邊說明，彷彿怕讀者不了解，因而一再地問「這有什麼意義呢」，像是擔心讀者沒看出作者已表達的。

羅任玲：我喜歡這題目，「雨中走路」是一個很好發揮的題材，可惜作者說得太多，又太明白了，尤其結尾四行。

### 〈搬家工人〉

羅任玲：寫平凡小人物，清新動人。雖然語言不是那麼好，甚至前兩行都可以刪掉。有贅字，但瑕不掩瑜。整體讀起來很迷人。作者所寫的應該是一名年輕搬家工人，薪水不高，住小套房，生活滿苦的。但在詩裡看不到太多悲情和怨恨，反而有一種怡然自得的快樂，是其他詩作較少讀到的。有些



意象處理得頗佳，結尾處有魔幻感，結得很好。

蘇紹連：全詩分成四節，第一節有點太直白，進入第二節後就覺得不錯了。尤其把家具形容成老人的身體，或是把自己比喻成懂得使用手機的薛西弗斯，都頗見創意。第三節使用「僧人」和「搬家人」的對比手法也很特殊。到了第四節出現魔幻效果，很能給讀者詩的感受。

零雨：這也是很容易讀的一首詩，雖然口語，但很多部分都可以刪掉。因為過量的說明，詩的結尾，對我來說反而是比較弱的。

陳義芝：敘述很清晰，相對地，詩意就沒那麼飽滿。語言似乎有一點文藝腔，鑿痕比較明顯。

### 〈小蟻〉

焦桐：這當然是一首情詩，關乎失落的情感。語言相當乾淨，準確，含蓄，清淡，自然。非常有成效地節制情感，能夠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詩本該是一種欲言又止的語言藝術——這首詩做到了這一點，身手漂亮。

陳義芝：此詩處理的是普遍的、共通性的情感。「小蟻」做為主要意象，確實有作用，而且有發展。詩裡的兩個人，情感也的確曾進展到一個程度，因此才「一再越界／傳遞氣味與痛覺」，只是最後沒能共築家庭，只好帶著失去的遺憾，永遠有那樣被螞蟻咬了一下的感覺，讀起來頗為心動。

羅任玲：此詩情感幽微，動人細膩，但詩的內在邏輯似乎沒處理好，空間性的處理讓人覺得滿凌亂的，不夠統一。末尾的單行也有突兀、費解之感。

陳義芝：末尾「就是我一生的」，應是指記憶一輩子擱在心頭。至於邏輯或脈絡的混亂，應是往事像閃光一樣在記憶裡邊。

零雨：此詩第三節句法，讓人聯想到某知名詩人的句子。這是一位聰明作者，抓住一點點詩意，但有點「湊」。我喜歡末節「今夜又有小蟻是我」，但全詩在邏輯上是有一點問題。

焦桐：詩中這個說話者，在追憶時難免會凝視照片或書信文字，從此觀點來看，應可以解釋全詩邏輯上的問題。

### 〈當我們談及時間〉

羅任玲：題目本身就滿有深意——當我們談及時間，談的當然不只是時間，而是蘊藏其中的生命的點點滴滴。語言簡潔，氛圍安靜，沒有藻飾，平靜深刻地傳達人跟自然之間的美好關係、自己對方之間的美好感情。前三節讀起來五感交融，豐富可喜，細節很動人。雖然並沒有太新的創意，但從頭到尾都能維持一種氣定神閒、從容柔軟的生命基調。值得一提的是，整首詩是經過設計的，比方開頭寫到「黑板樹」，或後頭的「拆解毛衣織成帽子」，它們的材料都是很輕軟的，跟此詩柔軟的氛圍也相符。並且整首詩不會出現突如其來的意象。唯一有點意見的是，第二節括弧內的句子似乎不具功能，只能勉強解釋為兩人之間日常的、無厘頭的對話，建議可以刪除。

焦桐：這也是一首情詩，語言比〈小蟻〉僵硬些，整體效果也稍稍顯得模糊，但大體而言，能維持一種清淡含蓄的美感，最後四句很漂亮。





零雨：這首詩有點太短了，既要講時間，又要講愛情，沒能充分發揮。句子當然很美，但我比較不容易被美的句子打動。

蘇紹連：題目應是對整首詩的提點，但此詩前三節關於「時間」的部分稍嫌模糊，儘管末節提到「你爲我留下的時間」、末三行「變老」亦帶有時間意涵——顯然這首詩觸及較多的是感情，沒能跟題目妥善洽合。

陳義芝：這首在我考慮的邊緣。命題不俗，也有層次：相會時一切都好。讀起來溫馨。但是後來覺得少了些轉折與回味，相較之下，深刻度不夠。

### 三票作品

#### 〈與蒂蒂復健一日〉

焦桐：作者運用大量同音異義字，營造歧異性，強化了意涵的景深，同時達到一個效果：清淡化其情感，因而避免了可能的沉重。這首詩寫得相當好，比如第三節和倒數第二節的敘述都很精采。由於作者懂得節制情感，使詩的表現含蓄，反而讓情感顯得相當飽滿。

蘇紹連：失語症是語言沒辦法完整表達或音準不準，而聽者也會有錯覺；於是，作者把那些「不完整」帶入詩裡，透過許多音不準的字詞，比如沒和霉，吸和嘻，藏和嘗，施予和失語……藉此表現雖然姊姊有說不出的話語，其實作者內心也有說不出的話語，這些諧音搭配得很好，運用巧妙，情感

也很真摯。

陳義之：寫作分為「寫什麼」跟「如何寫」，此詩在選材上就很特別。作者透過語詞的替換，表現失語情況，並變造出歧異的聯想。語言是人的居所，作者寫出了失語的痛苦。同時，不僅是為患失語症的人而寫，每個人都可能有失去語言的時候，比如無言以對或說不出口，經此聯想，此詩的意涵就更豐富了。我亦讚賞作者的創意。

零雨：我也滿喜歡這首詩，可以感覺到這是一個很成熟的寫作者：分段，邏輯，都相當不錯，而問題或許就在於他很成熟……

羅任玲：以失語症入詩，是比較少見的題材。反覆辯證，可見思索之深。部分語言還可以再精煉一些。

#### 四票作品

##### 〈投手之丘〉

焦桐：此詩透過當年紅葉少棒隊投手後來的生活，加上原住民的遭遇、山林保育等問題而寫成，可惜用引號穿插新聞報導有點過度，跟詩句融合得不够好，敘述稍有散文文化的傾向。

蘇紹連：這首詩寫棒球投手離開回憶與童年，如何面對自己的出路與生命。很多佳句，精煉、不生澀，散文句不會拖拖拉拉，棒球術語也妥當放進詩裡。尤其最後，寫投手在菜園完成棒球比賽，將



棒球記憶融入其老年生活，頗為動人。小缺點是新聞引述太多了些。

羅任玲：此詩是所有參賽作品中節奏感最好的，假使用新聞報導者的口吻來念出詩中引用的新聞，再銜接其他詩句，會發現效果很不錯，並不會引用過多。這首詩寫的是「生命」，用幽默的手法表現悲傷，很高明，能化解沉重氛圍，又不減損整體深刻度。意象也滿鮮活的。結尾準確表現出原住民樂觀的天性。整首詩沒有太大敗筆。

零雨：這首詩文字非常口語。口語的詩很難寫，要能寫出立體感，得照顧好幾個層面，才不會太單薄。我也不覺得新聞報導干擾閱讀。「投手丘」是投手投球的區域，作者特別點出這地方，其實想要隱喻「墳塚」。全詩除了講少棒投手的「多年後」，作者只用了一句「現實投出無數壞球」，就又能展開新的焦點：投手的現實生活是怎樣？隨即寫到酗酒，山林破壞等等。詩後面，把「投手丘」與「你」現在的生活重疊一起，結尾還能用原住民信仰來呈現原住民的樂觀，是表現很好的一首詩。

陳義芝：若投五篇我也會選這一篇。它是一首有血氣的詩，有很深的感慨，部分對話也十分鮮活。但有些地方還是稍嫌鬆散。包括大段落的新聞引述，還可以再稍加處理。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從討論過的十一篇中，以最高11分，最低1分給分。評審投票前決議此次投票不以結果論名次，篩選出得分較高者，再行討論。得分結果為：

〈投手之丘〉 46分

（陳義芝 7 分、焦桐 8 分、零雨 10 分、羅任玲 11 分、蘇紹連 10 分）  
〈與蒂蒂復健一日〉 44 分

（陳義芝 11 分、焦桐 10 分、零雨 9 分、羅任玲 3 分、蘇紹連 11 分）  
〈小蟻〉 34 分

（陳義芝 8 分、焦桐 11 分、零雨 5 分、羅任玲 4 分、蘇紹連 6 分）  
〈眾聲絮語〉 33 分

（陳義芝 5 分、焦桐 3 分、零雨 11 分、羅任玲 6 分、蘇紹連 8 分）  
〈雨中走路〉 31 分

（陳義芝 9 分、焦桐 5 分、零雨 1 分、羅任玲 7 分、蘇紹連 9 分）  
〈當我們談及時間〉 29 分

（陳義芝 6 分、焦桐 9 分、零雨 2 分、羅任玲 10 分、蘇紹連 2 分）  
〈語言〉 24 分

（陳義芝 4 分、焦桐 7 分、零雨 7 分、羅任玲 1 分、蘇紹連 5 分）  
〈早餐桌巾〉 23 分

（陳義芝 2 分、焦桐 4 分、零雨 8 分、羅任玲 5 分、蘇紹連 4 分）  
〈百日〉 23 分





〈陳義芝 1分、焦桐 6分、零雨 4分、羅任玲 9分、蘇紹連 3分〉

〈搬家工人〉 22分

〈陳義芝 3分、焦桐 1分、零雨 3分、羅任玲 8分、蘇紹連 7分〉

〈家〉 21分

〈陳義芝 10分、焦桐 2分、零雨 6分、羅任玲 2分、蘇紹連 1分〉

評審決議由前五高分進行第三輪投票，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爲：

〈投手之丘〉 19分

〈陳義芝 3分、焦桐 3分、零雨 4分、羅任玲 5分、蘇紹連 4分〉

〈與蒂蒂復健一日〉 19分

〈陳義芝 5分、焦桐 4分、零雨 3分、羅任玲 2分、蘇紹連 5分〉

〈眾聲絮語〉 13分

〈陳義芝 1分、焦桐 1分、零雨 5分、羅任玲 4分、蘇紹連 2分〉

〈雨中走路〉 13分

〈陳義芝 4分、焦桐 2分、零雨 1分、羅任玲 3分、蘇紹連 3分〉

〈小蟻〉 11分

（陳義芝 2分、焦桐 5分、零雨 2分、羅任玲 1分、蘇紹連 1分）

由於〈投手之丘〉、〈與蒂蒂復健一日〉同分；〈眾聲絮語〉、〈雨中走路〉亦同分，評審進行第四輪投票，以舉手表決：〈與蒂蒂復健一日〉獲陳義芝、焦桐、蘇紹連三票，奪下首獎，二獎爲〈投手之丘〉；〈雨中走路〉獲陳義芝、焦桐、羅任玲、蘇紹連四票，獲得三獎，〈眾聲絮語〉、〈小蟻〉則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 新詩獎決審簡介

陳義芝

一九五三年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組主任，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著有散文《歌聲越過山丘》等；詩集《掩映》等；評論集《風格的誕生：現代詩人專題論稿》等多部。

焦桐

一九五六年生，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現為「世界華文媒體集團」編委會顧問、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詩集《青春標本》等多部，散文、童話、論述三十餘種，編有文選五十餘種。



零 雨

一九五二年生，台大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碩士。曾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代詩》主編，並為《現在詩》創社發起人之一。曾獲年度詩獎。任教於宜蘭大學。著有詩集《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等多部。



羅任玲

一九六三年生，台灣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曾任教職、報社記者、主編。著有詩集《初生的白》、《一整座海洋的靜寂》、《逆光飛行》、《密碼》，評論集《台灣現代詩自然美學》，散文集《光之留顏》等。



蘇紹連

一九四九年生。台中師範專科學校畢業。網路筆名米羅·卡索。曾獲《創世紀》創刊二十週年詩創作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獎、新詩評審獎及首獎等，著有詩集《無意象之城》等多部，編有《新世紀吹鼓吹：網路世代詩人選》等多部。

